

NO.6

詩
Poetry
Construction
建設

2012

08

(总第6期)

作家出版社

NO.6

詩
Poetry
Construction
建設

2012

08

(总第6期)

作家出版社

ISBN 978-7-5063-6571-0



9 787506 365710 >

定价：25.00元

Poetry
Construction
詩建設

2012

08

(总第6期)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建设. 6/ 泉子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63 - 6571 - 0

I. ①诗… II. ①泉…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1862 号

诗建设 6

主 编: 泉 子

副 主 编: 胡 澄 江 离 胡 人 飞 廉

责任编辑: 贺 平 江小燕

封面设计: 范振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5.75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571 - 0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CONTENTS

开卷 / 于坚

- 009 于坚新作(6首)
016 于坚代表作(5首)
024 于坚访谈:答伦敦《玻璃杂志》俞洋问
028 朵渔: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于坚文化心态略论

诗选

- 037 潘维诗歌(6首)
044 蓝蓝诗歌(11首)
051 陈先发诗歌(5首)
057 沈苇诗歌(7首)
063 廖伟棠诗歌(6首)
069 刘立杆诗歌(2首)
075 余笑忠诗歌(7首)
081 凌越诗歌(4首)
087 李曙白诗歌(7首)
092 谈雅丽诗歌(8首)
099 孙磊诗歌(8首)
106 魔头贝贝诗歌(1首)
114 谷雨诗歌(4首)

- 120 蒋伟文诗歌(7首)
125 空格键诗歌(11首)
132 唐不遇诗歌(2首)
136 心木诗歌(6首)
143 金辉诗歌(8首)
148 番禺路诗歌(6首)
152 泉子诗歌(9首)

跨界

- 161 寒碧:傅雷、黄宾虹与道艺人生——傅聪访谈录(二)
173 余华:鲁尔福的无边界写作

笔记

- 179 江弱水:曲曲弯弯三月三
184 陈东东:诗学札记

细读

- 191 倪志娟:爱,是一种关系——解读玛丽安·摩尔的《纸鸢鵒螺》
199 草树:罗羽:这个世界的罪名

建设

- 207 张曙光:诗的虚构、本质与策略
214 柏桦:从《白夜》到《雨夜》:一种“萨米兹达特”(Samizdat)式
的新抒情主义

翻译

- 229 布莱希特诗选(17首) 黄灿然 译
247 戴维·康斯坦丁:政治诗人布莱希特 黄灿然 译



Poetry
Construction
詩建設

开卷 · DECOIL

于坚

1954 年生于昆明。14 岁辍学,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等。20 岁开始写诗,25 岁发表作品。198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 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 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 年长诗《O 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出版诗集有《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于坚的诗》、文集《棕皮手记》等十余种。曾获《联合报》十四届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现居昆明。



于坚新作(6首)

后 面

后面 我听见您的肺叶像广场一样张开
诡计多端的老跟班 监视我这么多年
也够辛苦的 您是不是长着长耳朵
喜欢黑皮包和铁灰色领带 您是否重听
是否哮喘严重 我经常听见您把气管贴在门上
您听见了什么 那个夏天我一直在洗脚
您看见了什么 我从不在卧室兴风作浪
只是喜欢在黎明时披着曙光做爱 您是否
人到中年 微微发福 患着湿疹 下身溃烂 写作
乃神出鬼没之事 我也许会在凌晨三点 跟着流星
一跃而起 供出一首诗的地址 夜夜枕戈待旦
您是否患着治不好的失眠症 您是不是擅长在拐角处
幽灵般地一闪 别走 待我转身 看看您的模样
是一只穿制服的猫还是一个剃光头的鬼？是空气
还是实物？是一个衣架还是一副毛茸茸的爪子？
令我如此害怕 如此紧张 如此草木皆兵 如此
梦魂牵绕 如此谈虎色变 学生时代 我就知道您
在后面背着手 盯着我答卷 盯着我传小纸条
盯着我冲瞌睡 有一次 我朝正在黑板上抄正楷的老师
啐了一口 忽然间冷气袭上后心 已被告发 我知道
您永远在后面开会 您的黑房间里堆着沙发和痰盂缸
您慢条斯理抽着免费烟卷 斜睨着我在键盘上穿梭
手指 像个坐以待毙的纺织娘 旁敲侧击 指桑
骂槐 射影含沙 在字里行间窝藏黑话 用牛奶隐匿

笔迹 留下小意思 您看见我的白纸黑字 也看见我
来不及交待的心思 东窗事 千钧一发 时日无多
我无法再缄默 无法再容忍 无法再作哑装聋
我就要翻脸 我就要破口大骂 我就要和盘托出
我 就要写下最后一章 签上真名 去你的吧
您的大胸 您的肥臀 您的航空母舰 您的塑料袋
老子白天模仿老鼠 唯唯诺诺 夜里学习大象
光明磊落 我是上帝的卧底 我是将来派入今天的
间谍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含辛茹苦 充其量
我只是一个言此意彼 阳奉阴违 口是心非的
小人 我的一生已被秘密表決 我的美梦
黄梁早就备案定性 我总是自作多情 穿好裤子
整理了头发 用那个代表死神的订书机 订牢
最后一稿 您还在后面吗？ 还在调焦距吗？
我的忠仆 我的影子 我的书记员 您总是
闷声不响 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在后面上着班
要是您哪天下岗了 请通知一声 呵呵 别
不打招呼就溜 别让我 蓦然回首 后面
总是某个背着旅行包要问路的陌生人 总是
那排停尸房似的书架 总是 阴郁的天空
总是 空无一人的街道 总是在风中微拂的
窗帘 总是嵌在卫生间里的脏镜子 总是
我自己的旧面孔 挂在黑暗里
像一具遗落在旷野上的骨骼

2009年写,2011年6月30日改

住在 803 房间的一位青年

睡了 27 个小时后几乎成为死尸
站在郊区出租房的无产者窗口
骷髅般看着他的大千世界
贩夫走卒老板白痴黑老大脏小姐不怀好意的城管队
失业人员流浪汉东张西望这个早晨有个渣滓被警车带走

有只狗死于误食农药
天是灰的城是灰的碗是灰的制造一切都用伟大的灰
东西南北都是灰推土机灭掉了祖母传给他的青山绿水
只剩下不朽的塑料 刚刚从名牌化工学院毕业一年
什么都及格了甚至催眠的政治课只有灵魂空着
填补的办法是看盗版碟打口带喝闷酒手淫玩电子游戏机
美好的东西永远在梦中 梦才是乐园
一场便宜的电影 无须付费就心想事成从不浪费时间
“了此残生”不是一句怨词 他通常通过睡眠体会
偶尔醒来重返发炎的肉体 抬起搪瓷口缸歪头就漱
溅到下面小贩的油条筐里 四川人破口大骂
他关掉窗子 关掉窗子外面就是别个国家
每次回国都要重新学外语
才能与邻居聊天打麻将看报纸看电视谈恋爱
过去都以为将来就是来年夏天的星期二
一切就会彻底好转 阳光灿烂
世界的花园盛着一大篮爱你的姑娘
没想到年轻人依然奇形怪状 野怪黑乱
最近的风气是染黄头发伞状翘起整得像磷火
那一代是满街标语 这一代是满街汽车
依然是：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歇斯底里 全身赤裸 在黎明时分拖着自己走过渣区
等着灵感的水泥阴沟里长出豆芽
金斯堡继续领导青春期 机械之夜更深
更消极 写得更乖戾 更垃圾 更绝望
在语词里吞服万艾克 诅咒的范围扩大了
他妈的！殃及母亲 人生所谓的成功其实是
一旦西装笔挺就把那堆叫做诗集的破玩意儿
扔给收废品的外地人 不再提及前科
瞧 这朵披头散发的肉罂粟摇摇晃晃走下楼梯
提着昨夜剩下的尿 一声不吭 白眼向南
小贩们不敢动弹 街坊们等着他歇斯底里
扬州八怪的孙子摇滚着进厕所去了
太阳照样升起 还空着一个蹲坑

始于天才 终于俗物
整个夏天他都在牙痛
但没有嚎叫

大 象

高于大地 领导亚细亚之灰
披着袍 苍茫的国王站在西双版纳和老挝边缘
丛林的后盾 造物主为它造像
赐予悲剧之面 钻石藏在忧郁的眼帘下
牙齿装饰着半轮新月 皱褶里藏着古代的贝叶文
巨蹼沉重如铅印 察看着祖先的领土
铁证般的长鼻子在左右之间磨蹭
迈过丛林时曾经唤醒潜伏在河流深处的群狮
它是失败的神啊 朝着时间的黄昏
永恒的雾在开裂 吨位解体 后退着
垂下大耳朵 在黑暗里一步步缩小
直到成为恒河沙数

2011.9.3

入境遭遇

他来自傲慢的大陆
五千年的历史足以令他在掏出护照时
慢条斯理 庇护者河流纵横
高原上埋着陶罐 有些花纹的含义至今未破
落日下的平原也是金黄的
巴比松画派从未调出过这种色
有时候他一丝不挂在喜马拉雅右翼的温泉中沐浴
坐在岩石上任风吹开他的毛孔
他体会过自由 明白善的意义
世界美如斯 在他的家乡

但海关太狭窄 每次只容一人进出
捏着小本本 害怕人家不给盖章
前诗人头发胶结 鞋在发臭
在没有供煤的火炉中出着稀汗
国家的前科令他在每套制服前都反应迟钝
总是在密密麻麻的入口处提心吊胆
履历与婴儿的脚底一样清白
他的不合格是与那些反革命在同一时代出生
是有些同胞不懂礼貌
把口痰吐在亲王的地毯
是有些人被捕 押上大卡车
无人知道他们躺在何处
是有些令人心寒的事情
请求在八月十五的子夜看看星星
不准 是有人专事向当局告密
报告包括情书 食谱 描写风景的丽句清词
是有些老师 一辈子在课堂上说谎
教你阳奉阴违 教你口是心非
稗史 污迹 就像耕地和水井
都要由原住民保管 骄傲的海关可不管
围墙后面 分工也有不同 有烧砖的
有种地的 有编结绳子的
我这一生 都在为汉语押韵
去奥斯威辛的都是犹太人 打开！
白手套指了指私人的箱子
民主制度翻开他的包裹
小指头勾出内衣 短裤
嗅了嗅盒子里的金丝眼镜
翻开中文版的《圣经》
（没有夹带钞票）白一眼
放了他 那眼神很熟啊
也就是我们这边蔑视小人时
自然产生的神情

2009

在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家中谈论诗歌

天空蔚蓝如诸神衣裳
我们坐在托马斯家的果园里
谈论着大海和诗
前者环绕我们 野蛮 没有文明
蓝色的大神道成肉身
它自己是自己的主和膜拜者
这种方式令我们着迷
舞文弄墨 最终是为了匿名于洪荒
海鸥在天空下哭泣 年轻时我在工厂做工
焊接拉煤炭的翻斗车 肌肉发达
像是奥斯威辛人 瘦脸膛上嵌着白牙齿
下班前与女工调情 然后带着她骑车疾驶
托马斯医生 供职于斯德哥尔摩一家诊所
胸前挂着听筒 诊断来自图书馆的苍白人士
四十个秋天 没留下一根胡子
诗人与诗人之间 心有灵犀 无言以对
夫人在海底烹调晚餐 油滋滋作响
什么被放多了 什么不够 鱼的味道在瓷器中失败
出于礼貌 我啖了一口 准备用更长的时间
将那异味吐掉 记下这个黄昏
虚无的火炬分野美学 那是将来的事
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支笔
都是在学校 都是在学校
大家会心一笑
有个果子先于秋天掉在桌布上
停在玻璃杯外 离篮子还有三分
翘着把 似乎在为独立 洋洋得意
我看到暗红色 燃烧过度的一面
他那边 或许正对一个虫眼
黄昏时我们看着老迈的雾从大海走向森林

在各自的母语中
想着怎么道别

2009.8

在曼斯菲尔德山上写诗

我和诗人罗恩相约去曼斯菲尔德山上写诗
同一张纸上 他写他的英语 我写我的汉语
好主意 两个伙计击掌大笑 带上干粮和水
以及长短不一的笔 内行都要多带几支
这些自己无法生殖的嫉妒者有时候会捣乱
甩不出水来 跟着那些扛着红色雪橇的小伙子
向高处走 他们的目标是在向深渊下滑的途中
遇见雪人 平时它们是溶化的 只在冬天最辉煌的时刻偶尔凝固
我们向上走 指望着避开缆车 干了活 也找到从另一面回家的
坡路

一老一少 一高一矮 就像一个流派先后走进山谷
像砍柴的樵夫却没带斧头和绳子 像父子 却不是 他住在美国
号称纽约派 我住在昆明 评论家封为第三代 什么意思？
只知道奥哈拉写得不错 阿什伯里另当别论 高山在史前就已完成
我们只有评论的份 我看过旅游手册 它指出这座山像一匹石头
骆驼

罗恩说 在他看来更像鲸鱼的褶 我不是白居易 他不是杜甫
各写各的 就像那些滑雪的小伙子 必定在转弯时
摔得鼻青脸肿 写诗使我们异常 令我们完美 就像两匹正在嚼
草的马

坐在岩石上 就像从前的使徒 背后的松树上站着一只不飞的乌鸫
下笔时偷偷瞟一眼罗恩 耳根发红像是正在被小便逼迫
也有人以为这是两个刚刚入境的哑巴 来到我们的山上 却不带
雪橇

最后只能乖乖地揣着两个可疑的本子被缆车押解出境

2010.10.21 改定

于坚代表作(5首)

最高的毁灭

高原上的石头大小不同
大的像一座座黑色的碉堡
小的可以打弹弓
一个人 即使是一个独眼巨人
即使用它们来建造集中营
后来消灭了三百万人
也只能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弄
我曾经把一块
石头投下山去
最初还看见它蹦蹦跳跳
后来它就躺在山坡上再也不动
那叫做风暴或地震的一来可就不同
它把满山的石头都刮起来
像抠起嵌在黑夜身上的星球
它们像凝固的雷子一样
轰隆隆滚下山谷
河流在一万年后被截成两段
改变了路线 大地开裂
清朝功业赫赫的三百年